



金庸



【珍藏本】下

客劍

广州出版社

金庸
【珍藏本】

俠客行

下

廣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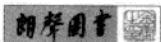
侠客行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9. 9

ISBN 978-7-5462-0152-8

I. 侠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27118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7-086号

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(不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)专有使用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封面图画选自董培新先生金庸小说国画

敬告读者

为了维护读者、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,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。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。刮开涂层,可见到一组数码,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。

1. 拨全国免费电话8008301315,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#键结束。
2.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06691603100。
3. 网上查询www.macs.com.cn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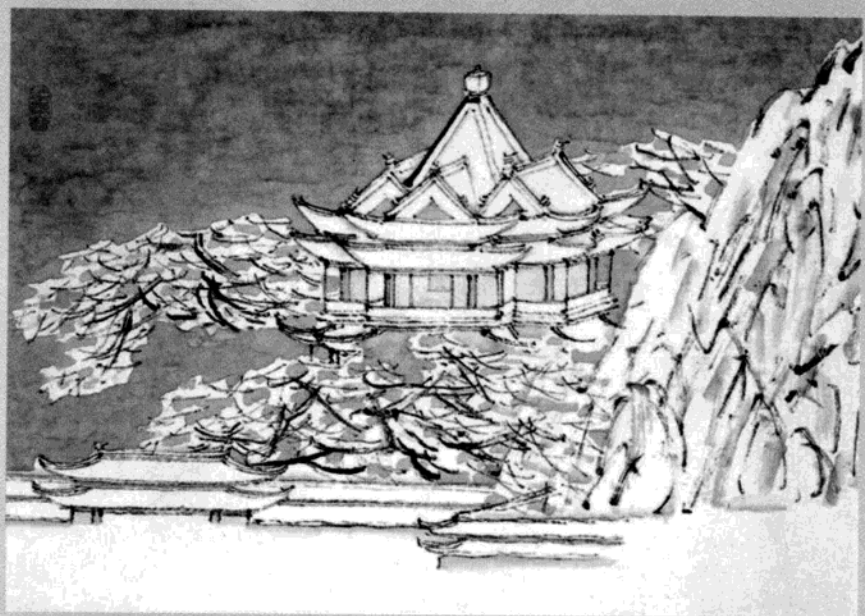
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,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门、公安机关、技术监督部门举报,或直接与我们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020-34297719 135700224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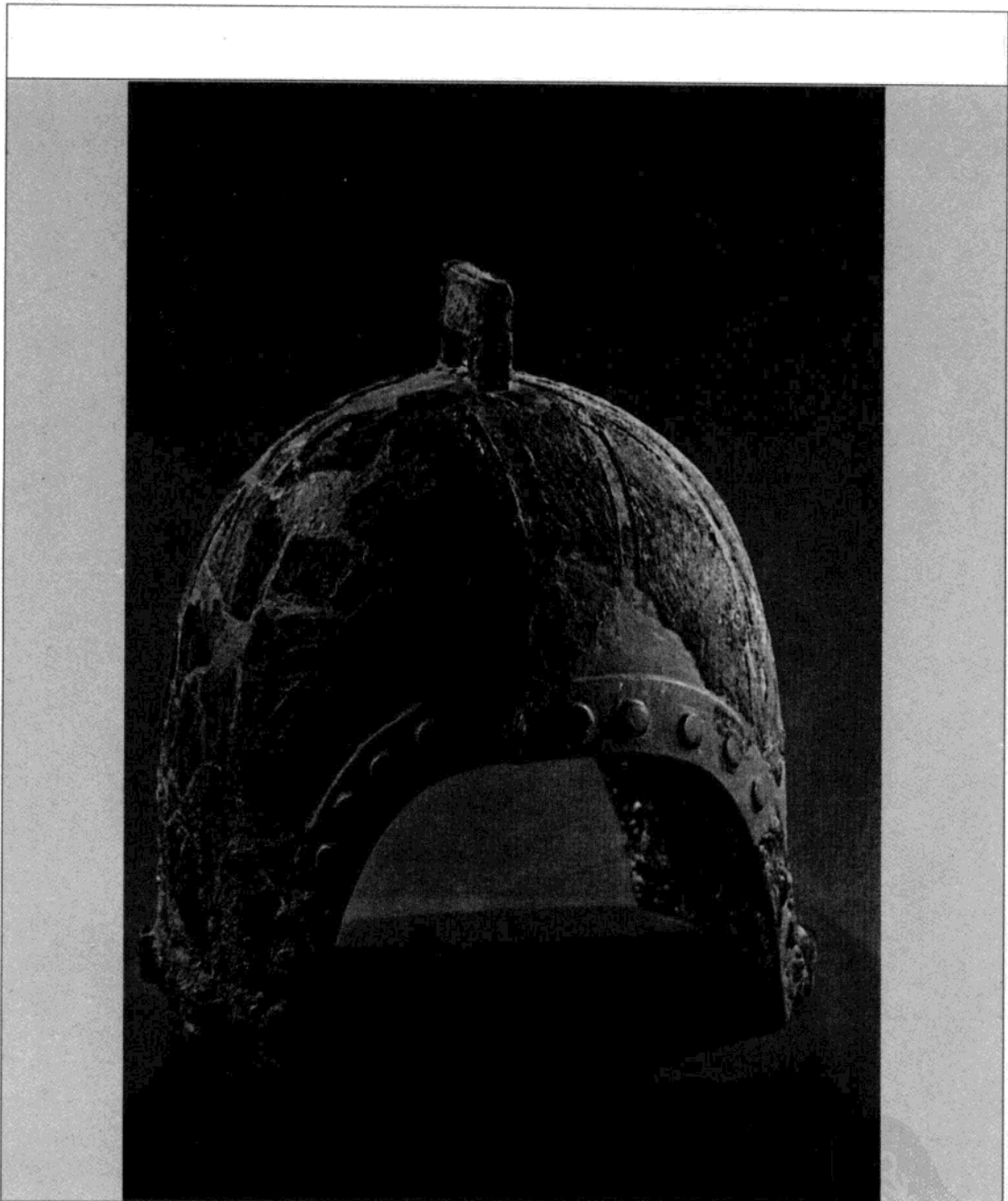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对举报盗版、盗印、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。

广州出版社
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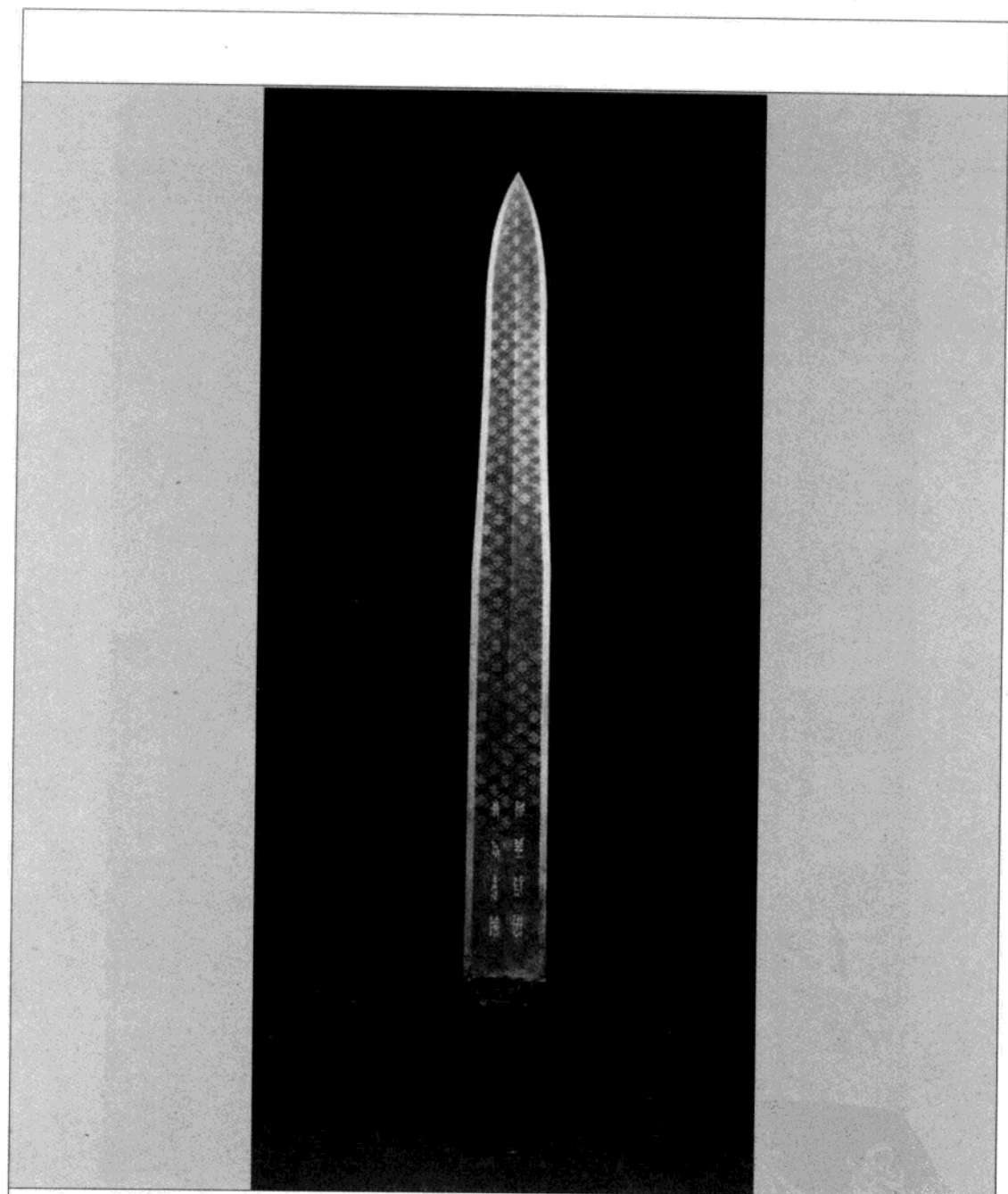
PDG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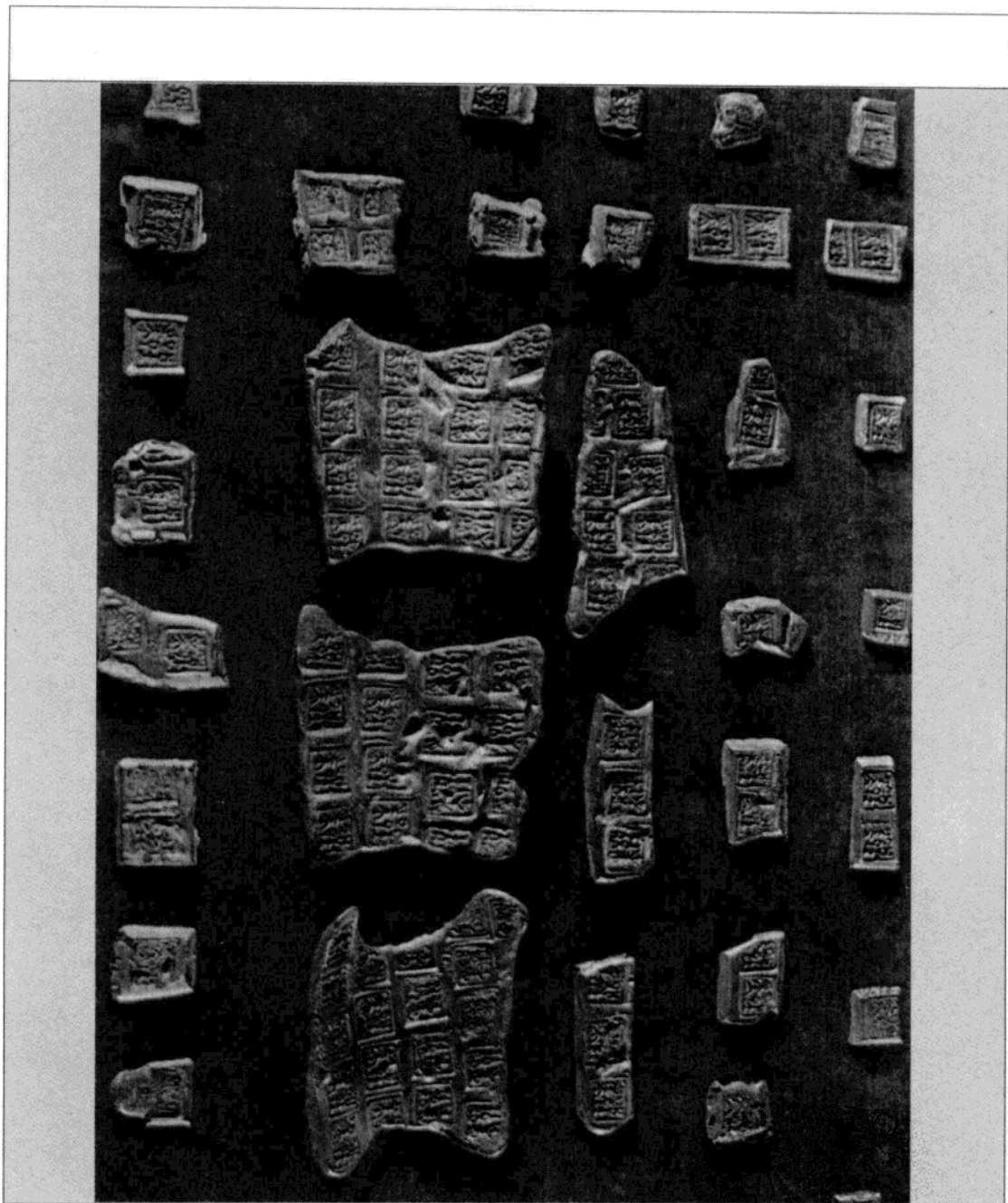
《古殿银妆图》，清虚谷绘，上海博物馆藏。画中是银妆素裹的琉璃世界，高耸的楼宇像极本书所提之凌霄宫。



图为春秋时武士的铜盔。辽宁出土，当是燕国武士所用。



图为越王勾践剑。剑身长55.7厘米，宽4.6厘米，柄长8.4厘米，重875克。1965年于湖北荆州附近的望山楚墓出土。




图为楚国的金币。文种和范蠡本来都在楚国做官，想来用过这一类金币。

第十五回	真假帮主	343
第十六回	凌霄城	373
第十七回	自大成狂	401
第十八回	有所求	435
第十九回	腊八粥	455
第二十回	「侠客行」	481
第二十一回	「我是谁？」	501
后记		511
越女剑		513
三十三剑客图		539







闵柔微微仰头瞧着儿子，笑道：「昨日早晨在客店中不见了你，我急得什么似的。你爹爹说，到长乐帮来打听打听，定能得知你的讯息，果然是在这里。」



第十五回 真假帮主

石破天和丁珰远远跟在关东群豪之后，驰出十余里，便见前面黑压压的好大一片松林。只听得范一飞朗声道：“是哪一路好朋友相邀？关东万马庄、快刀门、青龙门、鹤笔门拜山来啦。”丁珰道：“咱们躲在草丛里瞧瞧，且看是不是爷爷。”两人纵身下马，弯腰走近，伏在一块大石之后。

范一飞等听到马蹄之声，早知二人跟着来，也不过去招呼，只是凝目瞧着松林。四个掌门人站在前面，十余名弟子隔着丈许，排成一列，站在四人之后。松林中静悄悄的没半点声息。下弦月不甚明亮，映着满野松林，照得人面皆青。

过了良久，忽听得林中一声唿哨，左侧和右侧各有一行黑衣汉子奔出。每一行都有五六十人，百余人远远绕到关东群豪之后，兜将转来，将群豪和石、丁两人都围住了，站定身子，手按兵刃，一声不出。跟着松林中又出来十名黑衣汉子，一字排开。石破天轻噫一声，这十人竟是长乐帮内各堂的正副香主，米横野、陈冲之、展飞等一齐到了。这十人一站定，林中缓步走出一人，正是“着手成春”贝海石。他咳嗽了几声，说道：“关东四大门派掌门人枉顾，敝帮兄弟……咳咳……深感荣幸，特来远迎。咳……只是各位大驾未能早日光临，叫敝帮合帮上下，等得十分心焦。”

范一飞听得他说话之间咳嗽连声，便知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贝海石，心想原来对方正是自己此番前来找寻的正主儿，虽见长乐帮

声势浩大，反放下了心事，寻思：“既是长乐帮，那么生死荣辱，凭此一战，倒免了跟毫不相干的丁不四等人纠缠不清。”一想到丁不四，忍不住打个寒战，便抱拳道：“原来是贝先生远道来迎，何以克当？在下鹤笔门范一飞。”跟着给吕正平、风良、高三娘子等三人引见了。

石破天见他们客客气气地厮见，心道：“他们不是来打架的。”低声道：“是自己人，咱们出去相见吧。”丁瑯拉住他手臂，在他耳边道：“且慢，等一等再说。”

只听范一飞道：“我们约定来贵帮拜山，不料途中遇到一些耽搁，是以来得迟了，还请贝先生和众位香主海涵。”贝海石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不过敝帮石帮主恭候多日，不见大驾光临，只道各位已将约会之事作罢。石帮主另有要事，便没再等下去了。”

范一飞一怔，说道：“不知石英雄到了何处？不瞒贝先生说，我们万里迢迢地来到中原，便是盼望有幸会见贵帮的石英雄。如果会不到石英雄，那……那……未免令我们好生失望了。”贝海石按住嘴咳嗽了几声，却不作答。

范一飞又道：“我们携得一些关东土产、几张貂皮、几斤人参，奉赠石英雄、贝先生和众位香主。微礼不成敬意，不过是千里送鹅毛的意思罢了，请各位笑纳。”左手摆了摆，便有三名弟子走到马旁，从马上解下三个包裹，躬身送到贝海石面前。

贝海石笑道：“这……这实在太客气了。承各位赐以厚礼，当真……咳咳……当真是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了，多谢，多谢！”米横野等将三个包裹接了过去。

范一飞从自己背上解下一个小小包裹，双手托了，走上三步，朗声道：“贵帮司徒帮主昔年在关东之时，和在下以及这三位朋友甚是交好，蒙司徒帮主不弃，跟我们可说是有过命的交情。这里是一只成形的人参，有几百岁了，服之延年益寿，算得是十分稀有之物，是送给司徒大哥的。”他双手托着包裹，望定了贝海石，却不将包裹递过去。

石破天好生奇怪：“怎么另外还有一个司徒帮主？”

只听贝海石咳了几声，又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敝帮前帮主司徒大哥，咳咳……前几年遇上了一件不快意之事，心灰意懒，不愿再理帮务，因此上将帮中大事交给了石帮主。司徒大哥……他老人

家……咳咳……入山隐居，久已不闻消息，帮中老兄弟们都牵记得紧。各位这份厚礼，要交到老人家手上，倒不大容易了。”

范一飞道：“不知司徒大哥在何处隐居？又不知为了何事退隐？”辞意渐严，已隐隐有质问之意。

贝海石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在下不过是司徒帮主的下属，于他老人家的私事，所知实在不多。范兄等几位既是司徒帮主的知交，在下正好请教，何以正当长乐帮好生兴旺之际，司徒帮主突然将这副重担交托了给石帮主？”这一来反客为主，登时将范一飞的咄咄言辞顶了回去，反令他好生难答。范一飞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我们怎么知道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当司徒帮主交卸重任之时，众兄弟对石帮主的人品武功，可说一无所知，见他年纪甚轻，武林中又没多少名望，由他来率领群雄，老实说大伙儿心中都有点儿不服。可是石帮主接任之后，便为本帮立了几件大功，于本帮名声大有好处。果然司徒帮主慧眼识英雄，他老人家不但武功高人一等，见识亦是非凡，咳咳……若非如此，他又怎会和众位辽东英雄论交？嘿嘿！”言下之意自是说，倘若你们认为司徒帮主眼光不对，那么你们自己也不是什么好角色了。

吕正平突然插口道：“贝大夫，我们在关东得到的信息，却非如此，因此上一齐来到中原，要查个明白。”

贝海石淡淡地道：“万里之外以讹传讹，也是有的。却不知列位听到了什么谣言？”

吕正平道：“真相尚未大白之前，这到底是否谣言，那也还难说。我们听一位好朋友说道，司徒大哥是……是……”眼中精光突然大盛，朗声道：“……是遭长乐帮的奸人所害，死得不明不白。这帮主之位，却落在一个贪淫好色、凶横残暴的少年浪子手里。这位朋友言之凿凿，听来似乎不是虚语。我们记着司徒大哥昔年的好处，虽自知武功名望，实在不配来过问贵帮的大事，但为友心热，未免……未免冒昧了。”

贝海石嘿嘿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吕兄言之有理，这未免冒昧了。”

吕正平脸上一热，心道：“人道‘着手成春’贝海石精明了得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大声说道：“贵帮愿奉何人为主，局外人何得过问？我

们这些关东武林同道，只想请问贵帮，司徒大哥眼下是死是活？他不任贵帮帮主，到底是心所甘愿，还是为人所迫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姓贝的虽不成器，在江湖上也算薄有浮名，说过了的话，岂有改口的？阁下要是咬定贝某撒谎，贝某也只有撒谎到底了。嘿嘿，列位都是武林中大有身份来历之人，热心为朋友，本来令人好生钦佩，但这一件事，却是欠通啊，欠通！”

高三娘子向来只受人戴高帽，拍马屁，给贝海石如此奚落，不禁大怒，厉声说道：“害死司徒大哥的，只怕你姓贝的便是主谋。我们来到中原，是给司徒大哥报仇来着，早就没想活着回去。你男子汉大丈夫，既有胆子做下事来，就该有胆子承担，你给我爽爽快说一句话，司徒大哥到底是死是活？”

贝海石懒洋洋地道：“姓贝的生了这许多年病，闹得死不死，活不活的，早就觉得活着也没多大味道。高三娘子要杀，不妨便请动手。”

高三娘子怒道：“还亏你是个武林名宿，却来给老娘耍这惫懒劲儿。你不肯说，好，你去将那姓石的小子叫出来，老娘当面问他。”她想贝海石老奸巨猾，斗嘴斗他不过，动武也怕寡不敌众，那石帮主是个后生小子，纵然不肯吐实，从他神色之间，总也可看到些端倪。

站在贝海石身旁的陈冲之忽然笑道：“不瞒高三娘子说，我们石帮主喜欢女娘们，那是不错，但他只爱见年轻貌美、温柔斯文的小姐儿，要他来见高三娘子，这个……嘿嘿……只怕他……嘿嘿……”这几句话语气轻薄，言下之意，自是讥嘲高三娘子老丑泼辣，石帮主全不见她一见的胃口。

丁珰在暗中偷笑，低声道：“其实高姐姐相貌也很好看啊，你又看上了她，是不是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又来胡说八道！小心她放飞刀射你！”丁珰笑道：“她放飞刀射我，你帮哪一个？”石破天还没回答，高三娘子大怒之下，果然放出了三柄飞刀，银光一闪，向陈冲之射去。

陈冲之一躲开，笑道：“你看中我有什么用？”口中还在不干不净地大肆轻薄。

范一飞叫道：“且慢动手！”但高三娘子怒气一发，便不可收拾，飞刀接连发出，越放越快。陈冲之避开了六把，第七把竟没能避开，噗的一声，正中右腿，登时屈腿跪倒。高三娘子冷笑道：“下跪求饶

么？”陈冲之大怒，拔刀扑了上来。风良挥软鞭挡开。

眼见便是一场群殴之局，石破天突然叫道：“不可打架，不可打架！你们要见我，不是已经见到了么？”说着携了丁珰之手，从大石后蹿了出来，几个起落，已站在人丛之中。

陈冲之和风良各自向后跃开。长乐帮中群豪欢声雷动，一齐躬身说道：“参见帮主！”

范一飞等都大吃一惊，眼见长乐帮众人的神气绝非作伪，转念又想：“恩公自称姓石，年纪甚轻，武功极高，他是长乐帮的帮主，本来毫不稀奇，只怪我们事先没想到。他自称石中玉，我们却听说长乐帮帮主叫什么石破天。嗯，石中玉，字破天，那也寻常得很啊。”

高三娘子歉然道：“石……石恩公，原来你……你便是长乐帮的帮主，我们可真鲁莽得紧。早知如此，那还有什么信不过的？”

石破天微微一笑，向贝海石道：“贝先生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大家，这几位是我朋友，大家别伤和气。”

贝海石见到石破天，不胜之喜，他和关东群豪原无嫌隙，略略躬身，说道：“帮主亲来主持大局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，一切仗帮主做主。”

高三娘子道：“我们误听人言，只道司徒大哥为人所害，因此上和贵帮订下约会，哪里知道新帮主竟然便是石恩公。石恩公义薄云天，自不会对司徒大哥做下什么亏心事，定是司徒大哥见石恩公武功比他高强，年少有为，因此上退位让贤，却不知司徒大哥可好？”

石破天不知如何回答，转头向贝海石道：“这位司徒……司徒大哥……”

贝海石道：“司徒前帮主眼下隐居深山，什么客人都不见，否则各位如此热心，万里赶来，本该是和他会会的。”

吕正道：“在下适才出言无状，得罪了贝先生，真是该死之极，这里谢过。”说着深深一揖，又道：“但司徒大哥和我们交情非同寻常，当年在辽东，大家算得上是生死之交，我们这番来到中原，终须见上他一面，万望恩公和贝先生代为求恳。司徒大哥不见外人，我们可不是外人。”说着双目注视石破天。

石破天向贝海石道：“这位司徒前辈，不知住得远不远？范大哥他们走了这许多路来探访他，倘若见不到，岂非好生失望？便我自

己,也想见见他老人家。”

贝海石甚感为难,帮主的说话就是命令,不便当众违抗,只得道:“其中的种种干系,一时也说不明白。各位远道来访,长乐帮岂可不稍尽地主之谊?敝帮总舵离此不远,请各位远客驾临敝帮,喝一杯水酒,慢慢再说不迟。”

石破天奇道:“总舵离此不远?”贝海石微现诧异之色,说道:“此处向东北,抄近路到镇江总舵,只七十来里路。”石破天转头向丁珰望去。丁珰略的一笑,伸手捂住了嘴。

范一飞等正要追查司徒帮主“快马”司徒横的下落,不约而同地都道:“来到江南,自须到贵帮总舵拜山。”

当下一行人径向东北进发,当日午前到了镇江长乐帮总舵。帮中自有管事人员对辽东群豪殷勤接待。

石破天和丁珰并肩走进室内。侍剑见帮主回来,不由得又惊又喜,但见他带着一个美貌少女,那是见得多了,不由得暗自恼怒:“身子刚好了些,老毛病又发作了。先前我还道他一场大病之后变了性子,哼,他如变性,当真日头从西方出来呢。”

石破天洗了脸,刚喝得一杯茶,听得贝海石在门外说道:“侍剑,请你禀告帮主,贝海石求见。”石破天不等待剑来禀,便擎帷走出,说道:“贝先生,我正想请问你,那位司徒帮主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
贝海石道:“请帮主移步。”领着他穿过花园,来到菊畔坛的一座八角亭中,待石破天坐下,这才就坐,道:“帮主生了这场病,隔了这许多日子,以前的事仍然记不得么?”

石破天曾听父母仔细剖析,说道长乐帮群豪要他出任帮主,用心险恶,是要他为长乐帮挡灾,送他一条小命,以解除全帮人众的危难。但贝海石一直对他恭谨有礼,自己在摩天崖上寒热交攻,幸得他相救,其后连日发病,他又曾用心诊治,虽说出于自私,但自己这条命总是他救的,此刻如果直言质询,未免令他脸上难堪,再说,从前之事确是全然不知,也须问个明白,便道:“正是,请贝先生从头至尾,详述一遍。”

贝海石道:“司徒前帮主名叫司徒横,有个外号叫‘快马’,以前是在辽东长白山下的,是帮主的师叔,帮主这总记得吧?”石破天奇

道：“是我师叔，我……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了？那是什么门派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司徒帮主向来不说他的师承来历，我们属下也不便多问。三年以前，帮主奉了师父之命……”石破天问道：“奉了师父之命，我师父是谁？”贝海石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帮主这场病当真不轻，竟连师父也忘记了。帮主的师承，属下却也不知，上次雪山派那白万剑硬说帮主是雪山派弟子，属下也是好生疑惑，瞧帮主的武功家数，似乎不像，雪山派的功夫及不上帮主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我师父？我只拜过金乌派的史婆婆为师，不过那是最近的事。”伸指敲了敲脑袋，只觉自己所记得的往事，与旁人所谈总是不相符合，好生烦恼，问道：“我奉师父之命，那便如何？”

贝海石道：“帮主奉师父之命，前来投靠司徒帮主，要他提携，在江湖上创名立万。过不多时，本帮便发生了一件大事，那是因商议赏善罚恶、铜牌邀宴之事而起。这一回事，帮主可记得么？”石破天道：“赏善罚恶的铜牌，我倒知道。当时怎么商议，我脑子里却是一点影子也没有了。”贝海石道：“本帮每年一度，例于三月初三全帮大聚，总舵各香主、各地分舵舵主，都来镇江聚会，商讨帮中要务。三年前的大聚之中，有个何香主忽然提到，本帮近年来好生兴旺，再过得三年，邀宴铜牌便将重现江湖，那时本帮势难幸免，如何应付，须得先行有个打算才好，免得事到临头，慌了手脚。”

石破天点头道：“是啊，赏善罚恶的铜牌一到，帮主若不接牌答允去喝腊八粥，全帮上下都有尽遭杀戮之祸，那是我亲眼见到过的。”贝海石心中一凛，奇道：“帮主亲眼见到过了？”石破天道：“其实我真的不是你们帮主，不过这件事我却见到了的，那是飞鱼帮和铁叉会，两帮人众都给杀得干干净净。”心道：“唉！大哥、二哥可也太辣手了。”

飞鱼帮和铁叉会因不接铜牌而惨遭全帮屠戮，早已轰传武林，人人皆知。贝海石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们早料到有这一天，因此那位何香主当年提出这件事来，实在也不能说是杞人忧天，是不是？可是司徒帮主一听，立时便勃然大怒，说何香主煽动人心，图谋不轨，当即下令将他扣押。大伙儿纷纷求情，司徒帮主嘴上答允，半夜里却悄悄将他杀了，第二日却说何香主畏罪自杀。”

石破天道：“那为了什么？想必司徒帮主和这位何香主有仇，找